

西北之文

閻

錫

山

書

端



西北之文卷九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行狀一首誌銘九首墓表一首

明邱大將軍磊行狀

代

吾友大將軍問石邱公逝久矣以公起儒者建大將旗鼓盡瘁以終稱完節乃予獨自有感也予與公生同里長與家弟扣之司馬善快哉墳篋伯仲之間矣乎而罹此感也先是公被誣獄急予使使問之復與前備道公勞苦如平生驩已左手把杯罍自飲右手伸紙自爲誌亡慮數十百言付使却寄予時自始孰以他事至金陵謀脫公得公誌大慟嗟乎問石公無死友哉扣之不及爲巨伯既巨卿我矣北郭之目未瞑予將安辭歸署數漬酒摩紙背絃絕露晞草短則心儀公曲折如見鬚眉會案牘災誌焚以其神燄燄鬱攸之氣乘雷火攫盡去

誌以火故往火以誌故來蓋有之矣嗟乎公珂塹踰二十年從軍前拜大將軍
印受渾江碣石東海之任介馬懸車而爭不能一得創大敵成南仲吉甫至於
太原之志者人也亦天也弗吊遺謝人間數語亦亡予負公實甚獨念公壯猷
偉伐當顯銘鍾卣傾側擾攘革易之際度吏臣無知者今又焚其誌不傳其爲
死友乎清興大司馬陸海修公征東粵修公公及門士雅故相知比於漁陽妻
子之所托孤兒苟從冶鐵坐府門今日必復願事吳如事偃予不令騎狗過人
久矣公與予兄弟同里扣之亡予爲夷吾舌也往從公誌儀曲折公誌之焚與
不皆可狀可狀可誌以予所知修公誼至高因使使求公誌東粵旣以存亡死
生矣不死死者生者事石銘鬼物當奏事彭越頭下嗟乎問石公無死友哉公
濟南鄒平人曾祖震祖木累世農夫有陰德再傳至尙德公卽生公而稱贈公
者也三娶至韓夫人乃舉公公名霸字元漸更字問石修幹美鬚髯面掌平
而柔豪爽有風概喜任俠相者訾相當封侯然火色不壽小時絕慧讀書日十

行下自經業外又喜孫吳兵法應童子試里中里中子弟出其下每投筆不肯
竟學曰丈夫安能事章句弊精神於毫楮彼磨墨盾頭勒銘燕然者何人哉弱
冠棄儒遊山海當是時關以東苦兵事朝廷思共功名者當事皆視偉公所至
坐賓舍竟日語戰守屯牧關梁阨塞要害之地兵民多少強弱方略多可用一
時封事軍中國大計皆以公聚米爲圖朝廷乃得明見三韓之外也當事自以
能不如公遠多舉公屬大事當一面而祖大將軍相與捧手戮力焉自大敵攻
當路塞諸且渠當戶名王候月輒得氣軍吏散降海上城壘無固志公聞聲效
勝負口畫便事遨遊戰場馬跡間兵利乍不利意思安閒軍中更以爲勇日尊
貴比劇孟隱若一敵國尋拜度遼專閫外乘障出塞簡繕城郭諸戍軍翳釀化
最下者問死事家田宅分甘絕少無大小必以均以是能得人死力初發難人
輟耕輕民開口仰東南懸生死之命於漕輓公累世農夫用焉種旗勸耕作墾
田如地網且益成戊巳之勳得穀道無脫巾者遼用武地劍槩之聲相聞頻年

女子知兵俎豆事缺焉公軍容不入國親行飲射廣教化訓勵御知禮義至於律歷兵刑水利屯田算數講課以其方諸生以時雜還於學至千數蓋邵祭雅歌投壺說禮樂而敦詩書受成獻馘雍如也公造次必於儒者臨敵乃疾如發機軍政不嚴而肅師田俱舉數歲當天下大難之衝軍人士各甘其食安其居生其共不至委封疆而失吾尺寸之地遠以少安嘗捧檄犒邊兵日椎牛饗士創病盡起邊長老猶能道之也別將守皇城島無譁援東牟最從擊東方盜賊破其衆平度卒當戰道爲多每幕府上首功對簿口不言勝軍中多其不伐益用命故所向有成坐事以遼綿觀軍容使歸於家時商邱司農拜司馬總制七藩援大梁表公叅副將軍軍與賊夾河戰先登賊秦豫十年之逋寇多殺吏卒河以南置春磨寨陷鞏洛而絕陳宋豫斷爲三大梁直氣吞焉公畫爲連壁通樵採賊來不與戰去野掠無所得梁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會救梁十餘壁不進城中乏食守益堅賊怒決白馬之口水大梁磨溺而旋入不辨牛馬公大

呼集舟師日夜浹渚之間所活吏士父老子婦以人數至數十萬他物稱是諸得免者獻珍異終已不顧其急病高潔行類此倉卒上下魚書手批口答敏如劉領軍公餘興復不淺往往鞍馬間爲文壯掠遒勁龍虎風雲走其下又喜客軍中賓舍日滿然簡傲卿大夫多易諸貴顯在已之右俗借交爲奸狀公初不以爲意少貴顯而令貴顯多公不能也故公所造士多名臣出更事如老吏先後被公不能者乘豐沛南陽之運卽販繒吹簫給事食開國勳而公流落不偶旋起旋罷以死李廣不侯曹翰子道乞食非以亭長江州罪明矣尙何言哉公來自汴齊撫以桑梓屬公表公兼二東都指揮使以原官鎮歷下會寇入都邑無主公悉兵而南棧道木閣以戴金陵朝廷錄公元功進階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充總兵官佩鎮東將軍印并督青兗二州軍錫鼓吹大車辟署便宜公得攝靈旗之柄欲有所竟其志時南北進退未決誓爲國家圖興復兵重處自請當之撫百姓結豪傑叩囊底智以其廟社君民之所倚重之身出死力規天下他

帥衡其間已坐公貳以公度遼舊將軍遼大姓多故識也公袒背視之涅目光如電無有扣閣執旛者嗟乎安平之譖九人家令之仇十世終縊殺之棘扉而君不知其冤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憚始昭然於天下人耳目心口之間嗚呼丈夫遂由來以身許國之志卽死死耳其氣浩然而獨存此誠知所處等死死或輕於鴻毛陷公者今安在哉世傳殷王之寶劍三白馬朱弓彤矢今當不復畏此鬼乎初扣之除潤州李掀髯北固舉目感江之異鬱鬱賚志以歿距公逝先月餘竟成冥契慟哉公得年四十有七生萬歷戊戌七月十二日卒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配王氏同邑處士王彥輝女子一今年甫歲公命名修齡庶氏出將門有將殆班勇王鎮惡其人聘神池守備彭振女女一適名族公天性豪宕任達起家偏裨至大將馬如羊而弗視嘗謂男兒生以不成名無以家爲死兒女手人有贈千金者立以散姻黨賓友之貧不能婚喪衣食與門下諸材官一日都盡橐中未嘗留一錢朝夕堂上菽水及食指米鹽檐榆缺扣

之代爲供適周兵起代公治大父父喪事世不多郭元振趣辦人五世諸柩豈以平原母死內交乎扣之與公相然信以死果然公諳形家言自爲贈公卜地於城西十里平野之高曠處比淮陰信營葬旁可容萬家扣之亦效司空圖卜地祖兆之西偏憶公自爲誌有云知己惟扣之扣之亡矣得使生爲友死爲鄰吁嗟滕公返其室責在吾友今葬公從贈公於新阡去扣之兆不數弓從公志也日暮燐火合流乎曠聽舒元輿王涯接飯說興亡事達曙分爲兩兩人誠伯仲云予乃獨自有感也去三十里而難作雖妻子割宅居眉間釜且冷將塋穴尸鄉廐置恐海島客笑人嗟乎問石公無死友哉橋泣墓雖遠能使受知者涕洟今以一銘當一劍修公豈有愛焉謹狀

奉政大夫耀州知州程公暨宜人合塋墓誌銘

耀州何以爵奉政府丞降也崑崙自京口丞皖皖留獄連崑崙坐降崑崙才適於用出言爲章加民爲政不能畢其志爲有用之才臣責降降而議陞不陞崑

崑已矣以今責備崑崙之才難爲用豈其情哉王季宅程程內諸侯連畢陌曰
畢程畢程先後仕晉畢姓凡十一氏程卒如初自嬰迄鄭祖伯休趙爲程置祭
邑程後仕趙仕欒別祖中山廣平亦猶畢陽仕楚畢程之子孫在晉狀程自河
南遷晉疑明道令晉城僑居然譜載明道後微自澤潞至於闕與馬首梗陽鄆
氏何程之多也墩篁綜四十四房土斷江南河南之支子遷客別爲異望西北
程不詳非其祖矣姓性也姓其祖性其祖也崑崙司空諱啟南府君父比部都
官諱嘉績府君各有傳父子起書獄禽獮盜賊自出齊藩羨銀三十六萬薤蓮
妖奏讞平江伯如實先後怒逆璫棄官不以富利勗其子若孫崑崙諱康莊弱
冠親師取友北面天下之賢者習爲爲文章世事講求錢穀兵刑律令簿書將
爲知己者用丙子拔於鄉入監會學使爲直指誣逮詣闕與同輩告冤不以旄
頭刺胸杜口下尺一還其帥比部羣服除走位林慮刊其死友詩以傳倪司成
錢宗伯兒子畜之蔡撫軍國士遇之撫軍殉晉哭柩下越十年吊唁吳越老人

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悲其情性其情才情其性不才吳章子弟更師而翟門之
賓客皆散五步車過千里雞黍久寒貪冒陰賊之不才斥爲無情何可易崑崙
性也僻居累檄不就司空卽世伯叔子弟學未成僮手指百俯仰無不用其情
情所難遣抹掇一切於其詩若文忽歌忽哭忽斷忽續吞吐抑揚古今之得失
以盡其才坐是連蹇無用甲午詔舉隱逸撫軍上其名主爵己亥通守鎮江鎮
江南徐伯休爲宣王伐徐奸宄接引通海大將軍開幕用別駕爲軍政正下記
立斷附城賈船盛歌舞藏盜魁其中截江上下巡徼水居以寧軍舍鄉有秩譏
逃人見知株送免陸處以靜將軍才別駕別駕方與客校文搔首金焦北固之
上乘小舟破巨浪所在有崑崙丁未同知安慶沿江四百里五舒出沒潯陽越
貨掩賊無踪跡乃造快船求盜嚴保甲以清盜源撫軍用其式江西江南會舊
承宿獄坐崑崙違限左遷通守丞至今難爲也府記多平視壓牒牒下不如州
縣之手記州縣徇蔽縱舍通守丞不行部獄久不成捕亡詰盜不滿品先州縣

坐不坐必以賅免長才失職獄與盜何由清軍興知耀州之政糧草責辦兵從
枕席上過事已比他省賤直估銷吏自以家財補額又供駐耀軍帥幕焚出馬
牛入養卒田夫無所擾環慶賊門於耀守坐矢石之巔臂三分垂城外賊去復
來革賊去來之隘巨礮殪賊渠殲其徒隘下乃解護軍於是多耀守之知兵也
議進守僉共巡道事不果用崑崙事護軍撫軍兩大將軍喜其才顧崑崙性謹
嚴前不賞罪後不買官大吏雖喜莫爲助受代宿獄同過文吏退賊同功糾過
不免叙功不錄才不才竟等累詳求去去後耀州立碑更二年肖像祀之金石
錄程止兩碑使崑崙竟其用北府東關馳驅陝洛無西顧獨南征西塞碑哉隴
蜀若兵事程包益州計曹奏收守益資穀便宜募賞漢用其策板楯數起之寇
戢不戢用程信功曹赴敵募得二十五人蜀無北向惜也不盡崑崙之用也武
鄉多有用之才所以用其才者實難程遐佐襄國略中原勒不用而思右侯司
空比部亦然崑崙不用往往情見乎辭天下之人不敢掎撫崑崙以其詩若文

尊奉爲大家崑崙不示其伯叔子弟伯叔子弟壬子三舉於鄉司空子一崑崙
子侄二己未臯績成進士而正而驤而爲則上而迺績諸叔專制舉崑崙之詩
文獨傳以彼其才崎嶇潤曉役初之役不我用退而工其詩若文位在制舉之
業之上不令伯叔子弟學蓋自傷其情之歌哭斷續不免廢書而泣也悲哉崑
崙卒康熙十四年某月十六日酉時生萬歷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戌時得年
六十有七死先爵生先祿聞畢程損祿增爵貌匱而亡爵祿不爲畢程用免矣
不以耀州掩奉政不以同知奉政壓耀州行狀權衡如此至命婦不然春秋諸
侯五等妻皆曰夫人禮上大夫卿中下大夫四等妻皆曰世婦同知知州妻宜
人其命可以上下也娶沁州劉夢周孫女夢周先司空進士內外大家宜人入
門事姑事姑所事之祖姑事祖姑孝姑從官代爲婦事姑又孝崑崙從學代爲
子生正加膝上文祿書語姊姒戲爲羊舌母師羊舌事大夫妬宜人納籍氏孫
氏孫舉子驤宜人前死四十年婦先卒不書墓墓不迎主於祠其式冢程氏家

廟崑崙無繼室以死情也十月朔六日合葬祖父之下子孫女婦例書正國學
生三娶進士魏令望孫女繼韓貢士正女又繼楊春耀女驤舉人娶魏運興女
繼趙繼鼎女女三嫁爲士人張際亨趙偉侯杜其競妻孫四生員凡三其益娶
進士魏名大孫女繼國學李廷機女其觀娶生員馮雲卿女正出其揚聘生員
李光春女其顯幼業儒驤出孫女要舉人趙偉品子田正出曾孫良翰其益出
正里武鄉以其銘屬振姬崑崙振姬齊年兒時儀其人竟死余鬚斷而正髻當
胸戟其縑斑斑血土語崑崙輒廢籍起慚其家貌程氏盛畢氏衰矣黃庭不死
修崑崙崑崙死不竟其用才士亦有未盡耶銘曰白雞走湟湟下武鄉黃流白
璧冠帶清漳漳南望夫之山漳北甲父之邦孤兒趙於彼室贊僕程於此食祖
馬祖兮策九万母民母兮嬰八疾武武庫之霜戈文文當以丹筆江聲有截河
流可揭昔陽車輪苦成弓冶賓饁饌川銅鞮羊舌羊舌之母不生叔虎閼與母
生不繼其武克繼克生禮法爲程春雨秋陽湟水之平銅宮之祠攸徂魏榆之

石與語

給事中張公合墓誌銘

錄續垂棘編

綠雪長姬十九歲晚爲忌年交至死死屬振姬銘姬走位哭詣其弟辭不得跡公循吏三縣孳孳務得民和以爲常召拜諫官驟諫上用其言而未竟也今年歲在廿何以死哉公諱京字穀臣別號綠雪冀山封翁長子冀山諱所蘊自所蘊六世祖徙河東別爲河東之張張故澤大家冀山貧不能推擇爲吏教授里中公從里中讀父書講易承指畫語深稽於古今得失算數書軍刑律及吏所爲荒政水利屯田無不通曉里中子弟出其下因師事之郡守王賓吾見而怪其美士嘗目送曰張子舉趾齊面多顴骨眦爛爛不眩必爲骨鯁之臣辛酉自諸生舉於鄉年廿八益竟學數爲人哭時政以高論從進士試比諸封事不中第窮無以白其大人選高陽長勳貴坐賓舍二十四家吏恭客見初倨私曰高陽兄堯舜之教吏敢有鬚耶與語無不可干以事客退益恭先是中貴主奸宄

亡命逢柱之間常滿通飲食藉交令長間以違法中異己者而戚畹奪確磔穿
溝壩自利緡錢半輸之家吏絀因媚事爲奸狀民益失職公料民困不能償者
得請舒逋賦七年饑請官粟積萬餘人開口東湟其左西湟其右從帥青龍華
猷俘得減死八千人事聞關南瀛莫安順廣信苦兵事爭之乎界調雄縣最走
馬道軍所來城瓦橋壘浚何承矩浚水斗門跂踣畢行乘城七十日守圍之具
略脩敵秋來南攻下霸中道河間鷄不鳴犬不吠亞谷瓦皆震而雄卒無事保
持新舊難民無慮萬數當是時孤城以重相壓微公幾危衆雖而無雄而又奚
卵焉解嚴中丞何非鳴上其能當行取後聞變歸事在甲申以前清興起公當
塗公至櫬金椎燃牛渚摧耕春穀祝黃山鷄鳴民以公解事實成手批耳欲目
視不罰一錢邑有割賜駒馬米麥一千石行二百年有司括其地謀法負葵之
田公力請帶征兩稅原田土斷以便民盜起先登縛渠帥壘門論死餘賊捕不
滿品當塗平初當塗潰兵數剽公私掃地赤立公日夕遲事食豆粥曰父老之

食粗而衣鶻者猶多矣不忍視爲塗人三年乃給大兵從枕席上過卽束袴唱
籌軍中一人兼兩人之食立辦中軍皆目之退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有時避正堂受學父事如封翁以是所取所造皆大士學成而政舉順無不行
果無不徹先以清簡無不化三年封翼山翁如其官趣治行考選記勞凡令三
縣兩膺行取分較文武兩闈祀之龍華社一南來采石湖陽多福之祠碑像贊
者五仁者講功天下有司治行宜在左右猷替者推公己丑拜工科給事中先
皇帝求直言念令長親民嘉與條上民隱進退天下之令長者御史臺給諫內
外相形寵異無與比當是時歲遣使者巡行不以其言彊諫佐百姓之急召按
舉劾或不當吏民不相得中垣度不可撼不復引故事封駁諸言事碎上益厭
之公待詔久無所言問以國家人政所疑直視不語一日奏彈三御史直聲震
天下退侍翼山翁曰三怨將作累及老父下吏一人銳頭數視以敏一人頽危
頽削躡高齒履鮮一人鬪鼻蠡脰艱於行帶溢一束皆少年有氣力首尾一身

貴近多爲耳目者公入肩肩出於待辨者頂目光攝人士師聽其辭不能詰視
偉公曰西方之神蓐收也以面多鬚主擊罰故云事久不解怨家嗾誣公以所
舊爲上憐其直終不屈欲令自安便卽先下當塗舊令坐事奏人曰張敞從闕
下亡歸行用之矣戲以直言置他所何用事封還詔書公去高陽雄遮留頓舍
當塗喜逆之境人曰循吏今亦可爲哉三虎夜來人其謂之何亡何上終用其
言逐三御史及其他議罷巡方至今左遷諸諫官不爲盡言於是曉然知上之
重言責也事白例當還職會翼山翁老且死遂營藥營葬不起已聞國感心傷
其老難爲用漆室之所憂者方深病亦尋劇歎曰起起草野臣夢登天哉辛丑
九月卒於家年六十八終偃蹇三世不遇當夫君臣之交初合蚤用公言不過
去三數人立定巡方議罷而復復之而罷之無爲也沂公識呂申國以其奏請
知之公爲令所謂不少得久留內次第拾遺補闕誼不爲中貴效顰議獄議兵
議餉歌者之田且止先皇帝何取約束更之爲今上推前人遺意十策之可行